陳國球編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代說七種

上海文藝出版社

I242.1
33

82775

上海文藝出版社

曉園客編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說七種

（沪）新登字103号

DK34/24

清 说 七 种

（影印本 1992年7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7-5321-0944-5/I·687

定价： 13.45元

梦厂杂著

影印出版说明

本书共收清人笔记七种，资料丰厚，涉猎广博，堪称一部较为完整的清朝奇闻轶事大观。

《梦厂杂著》旨趣高洁，文品瑰丽。作者俞蛟读书万卷，行踪遍地。书中记述了各地风情土俗、名胜古迹、灾祥兴废、仙怪故事、侠盗传奇等等，令人叹为观止。

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影印。

《留仙外史》中述说了较多贵族世家传奇、官场政治秘闻、闺阁儿女私情以及神鬼故事、江湖奇术、民间世态、文史掌故等等。

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版影印。

《庸闲斋笔记》的作者陈子庄出身望族，家学渊远。书中或记述本族轶事，或谈论先世盛况，莫不恍若亲历身受，对历史事件、风俗世态的描绘也颇可感叹。

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版影印。

《三异笔谈》辑录了众多江湖轶事、科场趣闻、市井人物等等，引征详实，耐人寻味。

据上海大达图书局1936年版影印。

《后聊斋志异》大多为神妖鬼怪故事、异禽灵兽传说，虽或荒诞不经，却充满了善恶因果、忠孝节义之类现实色彩。书中还收有许多奇人怪事、各地景物等等，风味浓郁。

据上海大达图书局1936年版影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瓮牖余谈》中记述了大量国外风俗，近到印度、日本，远到西欧、北非、美洲等地。此外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军事内幕都有较多谈论。

据上海广益书局1942年版影印。

《鹂砭轩质言》大多为名人传奇，兼及古代掌故、鬼怪狐异、民间情态的描绘，足可珍贵。

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影印。

自序

余幼而失學，不克自振；弱冠卽以饑驅，奔走四方；其間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趙齊魯之鄉，則往來尤數焉。遊覽之餘，訪其民風土俗，災祥興廢；以及牛鬼蛇神，飛仙盜俠；或經目睹，或係傳聞，輒登簡帙，以資歌詠，以助劇談。間有事屬尋常，而寓陳善閉邪之意，似於世道人心，或有裨益。雜之爲言也，卷帙無幾，而倫類不一，如入村肆，米鹽醯醬之屬，錯列於中，以供日用之取給焉；而均非異物之足以炫人也。至於弇陋不文，序述無法，是則幼而失學之明驗矣。

嘉慶六年四月中浣，夢厂居士俞蛟識於齊昌官舍之凝香室。

小引

近代印刷術進步，文化廣闡，一日千里，而出版物之多，汗牛充棟，實已不足爲喻；蓋全世界五十餘國，每日出版之書，數且逾萬；吾人卽具萬目，亦不能窺盡其萬一。然則就吾人目之所及，亦云陋矣簡矣！名著天下不多，然爲吾人所不及寓目者，又不知多少！如「夢厂雜著」卽其一也。

「夢厂雜著」同爲清人筆記之一，而初無藉藉之名，如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甚且不如子不語新齊諧之熟習人耳。余不意中得而細讀，則如醍醐灌頂，心怡神曠，其美快之感，非「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能形容，洵奇書也！洵奇書也！

著者山陰俞蛟，志趣高潔，文品雋奇而瑰茂；且其曾輾轉隨幕，誠所謂行遍萬里程，讀破萬卷書之名士也。閱歷之廣，見聞之多，與夫文華雋妙，則是書之價值，可以見矣！

本書文章瑰茂清快，求之近代，實不幾見，足可爲讀者取法。而其敍事，一本現實；其間

曲折陸雜，奇瑰怪異，香豔美膩，使讀者心神嚮往，而不出乎人情天理，則尤難能而可貴者也！蓋摒去聊齋、閱微、新齊諧、今古奇觀之誕妄晦澀，而兼取該四書之清快瑰美；並摒取水滸、西廂之美點，以歷史家眼光，加以組織而成。我知凡讀過聊齋、閱微、新齊諧、今古、水滸、西廂諸書者，使一讀此書，當信余言之不謬，愛不忍釋矣！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於此書亦云。以近代筆記小說集誌之盛，不祇汗牛充棟，而求如此書者，百不得一，讀此書後，乃欲摒除百籍，拍案而嘆曰：「天下無書！」其真無書耶？蓋除此書而言也。爰爲之序！

新式標點

夢厂雜著目次

春明叢說

白雲觀遇仙記……一
五哥廟記……二
丫髻山神異記……三
林曉光傳……三
胡禾言傳……四
楚伶傳……五
謝少山傳……六
人骨箸記……六
李少白傳……七
珠市武弁擒奸記……八
蜀伶陳鍛遇盜記……九
葉子春傳……九
紅蛾傳……一〇
玉兒傳……一二
義夫貞婦傳……一二
陳天隱傳……一四
正陽門記災……一四
俠客傳……一五
吳小將軍傳……一六
毛老相公傳……一六
朝鮮使臣……一七
國初某中堂……一八
梁中堂義女……一八
蠶蛾……一九
西峯活佛記……一九
鄭少白傳……二〇
洒鹽貯雲記……二一
張晉傳……二二
夏熙傳……二二
記神相……二三
豐臺賣花女傳……二三
記錄雲貞寄夫書……二五

鄉曲枝辭

蠶杖夫人傳……二九
陳佩之……二九
岳忠武墓前重鑄鐵人記……三〇
王寶一……三一
某侍御……三二
趙古董……三二
顏鳴皋傳……三三
張振奇……三四
嚴君平裔……三五
屋上火神……三六
甘泉令……三六
高雲姑傳……三七

汝南妓……三八
金氏婦……三九
獄卒縱囚記……四〇
記械鬬……四〇
孟德隣傳……四一
張吉……四三
雷擊逆婦記……四四
年大將軍幕客……四四
斷腸草……四五
刻城瞽者……四五
食茄……四六
爬龜婦……四六
下方寺僧賣齋記……四七
祕師果報記……四七
闇房斃命記……四八
鴉片……四九
平南仲傳……四九
苗變虎……五〇
鮑蛇……五一
龍城苗……五一
蘆笙……五二
黃石夫入鄉賢祠記……五三
吏目決囚記……五四
紀西粵幕……五四

遊蹤選勝

巖裏記……五五
七星巖記……五六
劉仙巖記……五七
白龍洞……五八
浯溪山記……五八
平山堂記……五九
岳陽樓記……六〇
滕王閣……六〇
萬柳堂記……六一
靈隱寺……六二
柯山石佛記……六三
夢遊天台記……六三

臨清寇略

讀畫閒評

閔孝子傳……七二
費二樹傳……七四
余秋室傳……七四
潘蓮巢……七五
王三錫……七五
戴芑塘……七六
湯松阿朱青雷羅克昭合傳……七六
李蘭亭……七七
朱中峯傳……七七
許蘭谷……七八
尤貢夫……七九
方關如奚鐵生合傳……七九
蘭陵女史……八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陳依香……八〇
羅兩峯傳……八〇
董小池……八一
陳壽山傳……八一
唐琴嚴……八二
劉峨峯……八二
余竹西……八三
寄塵……八三
王湘洲傳……八四
金竹溪……八四
李霞齋……八五
程不山……八五
李紉齋……八六
王蓬心傳……八六
羅存禮傳……八六

齊東妄言

劉孝廉……八八
肚仙……八八
王骨董……八九
狐報……八九
屍變……九〇
截辮……九〇
胡承業……九一
焦氏墓……九二
謝雲……九二
蠱蟲……九三
南極驅妖記……九四
王阿生……九五
海塘潮溢……九六
狐女傳……九六
四女傳……九七
王皂隸……九七
倀鬼記……九八
毛畢……九九
妖僧……一〇〇
張老相公……一〇一
鹺商……一〇二
羅浮村……一〇三
狐尾……一〇三
萊陽鋪卒……一〇四
柳如是傳……一〇五
端工……一〇六
南十四夢神記……一〇七
張君相遇仙記……一〇九
廣東雞……一一〇
隱身術……一一〇
陳虛舟……一一二

潮嘉風月

麗景（九則）……一一三
麗品（二十則）……一一六
軼事（八則）……一二四

DK34 L09

新式標點

夢厂雜著

春明叢說

白雲觀遇仙記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眞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爲廟。上元之日，爲眞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卽洒掃殿庭，滌除院宇，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鬣，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趺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叢視，儼若眞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吁！何世人好異而喜於傳會若此也！然古老傳聞，昔年實有眞仙涸跡其中，而人莫之識；或施符水治人疾病，或人偶爲不善，而猶可勸化者，常現身說法，以儆愚蒙。康熙初，有士人陳姓名谷者，於上元日，偕友數人，入觀遨遊。友遇其相識，握手款語。士人先行，入後殿，見一道士，從殿中出，曰：「待子久矣，來何晏也！」握其臂，啓小扉而入，曲徑紆迴。士人疑觀中向無此徑，轉身欲退，而啓扉處，皆巖壁，冒以蔦蘿，因大駭，不得已，復隨行。聞水聲潺潺，小溪澄碧，渡以石橋，兩岸喬松，大皆合抱，煙霧冥濛，異花芬馥，不復知有塵世矣。遙見殿閣參差，高出林表，而朱甍碧瓦，畫檻雕欄，眞不啻瑤島蓬壺，蕊宮仙闕也。道人屬立俟，毋動。俄頃，趨出，復握陳臂，由殿左歷階而上，見一羽士，星冠鶴氅，鬚髮如銀，坐其上，熟視良久，曰：「可惜可惜！」命道士引之出。道人又捉其臂，欲行，陳谷曰：「頃者何所聞而呼之使來？今何所見而揮之使去？所謂仙人者，舉動必有其道，豈與塵凡下士無端戲嬉乎？」羽士曰：「子言甚善，吾欲語子，非片言可竟。然子餒矣，西廊具有酒食，盍先飽餐而後畢其說？」時日已暮，道人秉燭引至西廊，則素食菜羹，列几上矣。道人別去，陳視室宇幽潔，几榻橫陳。食頃，見籠內燈影中似有雲鬟高髻者，掩映其間。啓而入，見一女子，坐榻上，諦視之，大驚

曰：「卿何以至此？」女曰：「昨與母遊白雲觀，入殿禮拜畢，母不知何往；有老道士，邀余宿於此耳。」先是女之父，宦遊告歸，與陳谷爲鄰。女家有高閣，陳之臥室，可望而見也。女恆挑之以目，陳踰垣就之，朝夕往來，爲女家所覺，遂閉女他所，兩情隔絕。茲忽邂逅琳宮，出人意表，情不可遏，不遑問此爲何地，亦不記道士頃者何語，恣情歡洽。至五鼓，夢中覺寒冽異常，起視星斗橫斜，屋宇全非，則身臥曠野，去觀里許。蹌踉而歸，探鄰女，則數日內從無隨母出遊之事。始知昨宵幽會，皆當日一念之差，以致仙人示幻。其連呼可惜者，似憐白圭之玷，所以提撕警覺者，至矣盡矣！遂撲被出遊，終身不返，或謂仙去云。

五哥廟記

彰義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閎閎，廓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疊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諸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一日，余執途中奉紙錠赴廟者而問之曰：「所借得乎？」曰：「未也。」「未得，何以還？」曰：「未得而還，神或察其誠，可冀他日之得；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獻，是心存觀望，與神斤斤較有無也，恐終身無所得也。」余笑曰：「子之說誠然，而子之心苦矣！」有陳姓者，屢禱於神，經歲無所得，而誠不殺。夜夢五哥語之曰：「求富之誠，遍京國，莫子若矣！倘不爲子謀，人將疑予之無靈，且笑子之愚也。子試於某日赴廟，必遂所欲。」如期而往，徘徊顧盼，至日中，有羣婦入廟，拜畢，墜釵於地。陳曰：「此神之貺我也！」私拾而歸，售之，核一年禱祝之費，微有羨焉。嗟乎！舉世孰不願圖利以致富，倘盡禱於神，而可得，則天下皆豐衣足食，無啼飢號寒者矣！語曰：「富貴在天。」五哥何神，而能主之乎？乘人之遺，使拾之以塞責，伎倆亦可知矣。而鹿鹿終年，一無所拾者何限，又將何以爲情耶？余羨五哥享無功之祀，而又憫

世人求富之愚也。故記之。

丫髻山神異記

京師，出東便門，百四十里，有山巍然高百餘仞，兩峯插天際，如丫髻，因以名山。上碧霞玄君廟，四月十八日，爲神設蜕之辰，焚楮帛，獻牲醴者，自春入夏，合齊魯趙魏秦晉之鄉，男婦擔簦杖策，竭丹誠而叩祝者，轂相擊，趾相錯也。而神之靈異，亦最著。有度支吏袁某，聘妓爲妾，攜之登山。山路險且陡，登者皆偃僂磬折，猶虞頻蹶。袁有莫逆交張姓者，素聞其妾之美，欲一覩而不可得。適於是日，亦攜妻偕往，聞袁妾登山，屬妻徐行於後，而己岔息疾登，尾之，至山徑極險處，以手自下探入其裙，捻其股。袁妾驀然大叫，聲未絕，而張某已於數百丈崖間頓仆而下。適其妻拾級而登，有少年僧隨其後，爲張撞擊，俱牽聯而墜。妻與僧皆昏絕，抱持不可解，觀者如堵。噫！蓋他人之妾，敢公然於千萬人屬目之地，頓萌淫念；小人無忌憚，何至於此？乃神既降罰於其身，復令其妻作此態醜，風流蕩謚，爲現身說法，神之靈爽，何如哉！

林曉光傳

林旭，字曉光，宛平儒家子，幼有神童之目，弱冠舉孝廉。每大言曰：「以余之懸業，掇巍科而登台輔，如換劵耳。」公車戰北，輒冒主司冬烘。然屢試屢蹶，而年逾三十矣。惑於緇流邪說，謂東方聖人之徒，其富貴勳業，主於西方聖人。由是究心禪理，虔誦梵唄，引詩書六藝之文，爲金剛楞嚴諸經咒作註解，以「密諦」「眞如」之說，詆「格致」「誠正」爲迂誕。不寧惟是，且倩畫師繪罍曇合掌瞑目於上，孔子旁坐於下，詩謬狂妄，難更僕數。一日，詣寺焚香，忽大呼：「仲由夫子擊我！」狂奔而出，失足墜野廁中，腦裂而斃。此李子少白所目擊，而述於余者也。昔子輿氏謂

「士當幼學壯行。」幼學者，焚膏繼晷，執經請業之事也；壯行者，釋褐登朝，致君澤民之業也。今人初試童子科，便思徼倖紆青拖紫，爲戚黨爭光寵；而於若何致君，若何澤民，漫焉不講。夫如是，是以一失意，便躁競紛如；凡可以遂我欲者，雖背理義而不顧。試思今日之握管行文，洋洋灑灑，得心應手而出者，非由嗜背讀書識字而能之乎？奈何忘其本源，不思爲聖賢羽翼經傳，立言垂後，反爲釋氏闡揚虛無寂滅之教，信因果輪迴，妄求多福；若而人與臣子反顏事仇以滅君親，儻僕開門揖盜，刼主者何異？宜乎行行如之季路，擊之於溷廁也。雖然，吾夫子量侔天地，光同日月，人自忘其夜氣之梏，欲逃於異類，亦聽之而已。其大呼墜溷也，乃談空說鬼之餘，幻由心生耳，豈眞足煩季路之一擊哉？

■胡禾言傳

胡禾言字自心，世居山陰張溪村。年弱冠，負笈遊京師，與同里朱右禹陳良舌同堂肄業，均冒宛平籍，爲諸生。自心自言曾遇呂祖，授吐納之術，其字亦呂祖命也。因謂右禹良舌曰：「余三人前身皆隸仙籍，今謫降塵凡，復得聚首，洵非偶然。幸各自努力，不昧前因；倘戀戀於紛華靡麗，汩沒至性，則墮入輪迴，嗟何及矣！」朱陳皆敬信之，不敢忽。無何，三人相繼登賢書。人謂前因之說，或不誣也。余因右禹，得晤自心。時自心設帳授徒，堂中有小榻，不盈三尺，衾枕幃帳稱之。怪而致詰，自心曰：「余絕夫婦人道八年於茲，此余臥榻也。」余曰：「獨不爲子嗣計乎？」曰：「凡夫婦居室，伐性促年，以圖嗣續者，皆妄也。古來羽化之士，如安期羨門洪崖浮邱，固未嘗有子。彭祖謂『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竊服膺斯言。」余笑頷之。他日，遇諸途，接談之頃，適顯者駟車過，年可二十許，衣冠甚偉，僕從乘駿馬如龍，塵土障天日。自心太息曰：「此紈袴子，大夢何時覺乎？」余曰：「何謂也？」曰：「世之溺於富貴，而不厭者，猶犬豕之食糞垢，人以爲穢，而犬豕方搖尾咀嚼，津津有味。夫珍羞何如素食，華組何如緼袍；此中

至理，可與知者道耳。」余亦首肯之。自心既落落無所遇，日貧乏，徒亦稍稍散去。乃邇告其交遊曰：「呂祖以余志道篤，命避世入山，將從此逝矣。顧無布長金者，贈買山錢耳。」於是右禹良舌咸奔走勸募，金錯紛投。自心因得與室人結廬房山之麓，泉石煙霞，萊婁鴻案，高風足千古矣。逾年，右禹除河南某縣宰，抵任數月，自心挈其室人，褐鑊髻，擔簦蹈躇而往，謂右禹曰：「呂祖以君初綰墨綬，廣多隕越，命余夫婦助理。」凡錢穀出納，及一切酬應，內外皆總持之。右禹之姻婭昆弟，不得過而問焉。庚子賓興，值公車大挑之期，自心逐隊入都，裘馬翩翩，僕從林立，而雙腕之燦然耀目者金釧也。時余猶客都下，途次相值，幾忘其為當日志道入山之胡自心矣。揀選得甘肅乞假還鄉，過吳門，以金千緡，購雙腕，或詰其故，曰：「呂祖命余為嗣續計，不獲已耳。」此右禹之弟陸田述於余，並及其入豫情狀，致富買妾，咸奉呂祖之命云。嗟乎！以自心學術，倘生於元鼎宣和間，便如文成五利，王仔鑑素輩，重裀列鼎，金印懸肘後，豈特區區縣令哉？余又深為自心惜矣。

■楚伶傳

王桂，湖北沔陽人也。娟好若女子，入萃慶部，清歌妙舞，名冠梨園。嘗學賁爾於余秋室太史，都人士得其片紙為幸。余見所繪便面，雖不甚佳，亦楚楚有致。因題視英素近一闋云：「貯黃磁滋九畹，幽谷素香輕；修禊良辰，採向竹籬畔。輸他子固多情，芸窗移對時，付與寫生斑管。楚天遠，偏來湘浦，攜伶；濡毫運柔腕，雨葉烟叢，知有墨花淨。但教紙上輕揮，餘芬微度，也贏得夢魂清婉。」施學廉侍御，與有斷袖之好，寢食必俱。以其楚產，字之曰湘雲。大興諸生，方惟翰者，作湘雲賦，倩人持贈之。桂裝潢錦軸，懸之室中。方時屢蹟場屋，抑鬱無聊，賴，喟然嘆曰：「主司不賞余文，辣圃可以絕望，優人能讀余賦，梨園轉有知音！夫人生最難遇而最可感者，惟知音耳。優人與主司，貴賤雖殊，其為知音則一也。烏可以優人而忽之？」乃執贄踵門，如弟子禮。都人咸笑其妄，而不知其有託以諷世也。雖然，欲抒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